

白毛女

泥 劇 演 出 本

華 東 代 表 團 演 出



中央文化部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印發



白毛女

(滬劇)

人物：

楊白勞：五十餘歲。……	(楊)
喜兒：十七歲。……	(喜)
趙大叔：五十歲上下。……	(趙)
王大爺：五十餘歲。……	(王)
王大春：二十歲左右。……	(春)
張二孀：四十歲左右。……	(張)
大鎖：青年農民。……	(鎖)
虎子：青年農民。……	(虎)
李栓：四十歲左右。……	(栓)
老吟：五十歲左右。……	(吟)
區長：四十歲上下。……	(區)
黃世仁：約三十歲。……	(黃)
黃母：五十餘歲。……	(母)
穆仁智：三十餘歲。……	(穆)
大升：二十餘歲。……	(升)
紅福：十八歲。……	(福)
紅祿：十七歲。……	(祿)

隨從甲：三十歲左右。…… (隨甲)
 隨從乙：四十歲左右。…… (隨乙)
 人販子：四十歲左右。…… (販)
 男女農民若干人。…… (農)

第一場

時：一九三五年秋季某日。
 景：河北省某縣楊格村附近的田野，一片金黃色的

莊稼，橫堤旁有棵菓樹。

(幕啓) 正當晌午的時候，旭日當空，農民們正在忙碌地收割，場上一片寧靜，陣陣歌聲從遠處傳來：

山連山來川連川，
 黃河大水往東流，
 海水也有咆哮日，
 爲啥呀，窮人一世做馬牛？
 (唱) 趙：(唱)
 山下田地千萬畝，
 千萬畝田地黃家有，
 窮人流汗勤耕種，
 爲啥呀，我們的收成他享受？

（王大嬸提着飯籃上）

嬸：（喊）大春！大春！（看見堤上的趙大叔）大

叔！又是你在唱啊！

趙：這種日子，不唱唱呀，真要悶死人啦！

嬸：（微笑地）大叔真是一個快活人。

趙：大嬸！窮人的身體就是本錢，日子雖然苦一

點，也犯不着一日到夜向財主人去哭哭啼啼呀，

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

嬸：大叔講得真對……（走向堤上，向田野喊

着。）大春！大春！

（大春在田裏探出頭來）

春：來啦！（跳上橫堤，拭着汗。）

嬸：大春！楊大伯和喜兒呢？

春：（向田裏喊着）楊大伯！楊大伯！（楊白勞手

持鐮刀咳着嗽由田裏走上橫堤）大伯！我娘送

飯來啦！

楊：（用手捶着腰）哦……

嬸：楊大伯！先來歇歇吧！喜兒呢？

楊：（從橫堤上走了下來）馬上就來啦！

趙：老楊哥！

楊：（親切地）老趙兄弟！是在放羊嗎？

趙：羊在後面吃草呢！

（大春站在堤上，遠遠的招呼着喜兒。）

春：（喊）喜兒！喜兒！

（喜兒在堤後高聲應着：「來啦！」）

趙：（笑向春）來啦！……哈……

嬸：楊大伯！你先吃吧！

楊：大嬸！我爺倆都在田裏，多虧你替我們做

飯。

嬸：（親切的）自家人鹽，客氣站啥。（對趙）大

叔！你也在此地吃一點吧！

趙：（爽直地）好……

（喜兒從田裏走了上來）

喜：大嬸！（向趙）大叔也在此地呀！

趙：喜兒！大春叫你吃飯啦！

喜：（怕羞地）大叔！你……

趙：哈……

嬸：喜兒！快來吃吧！（遞一碗麵湯給喜兒）

喜：（伸手接碗）謝謝大嬸！

嬸：（拉着喜兒的手，親切地。）看你這雙手，磨

得這種樣子，喜兒！下趙田裏的生活就叫大春

帮你做吧！

喜：大嬸！不要緊的。

春：是嘛！叫她不要到田裏去，她一定要下去，今

年雖然忙一點，我同楊大伯也來得及做呀！

楊：唉！叫她在田裏學學也好！

（大嬸看見大春衣服破了，就替他脫下來補縫。）

趙：老楊哥！今年的收成，比往年好多囉，近十年來，難得有這樣的年成，……

楊：（苦笑地）唉！老趙兄弟呀！十幾年啦，窮人就一直沒有透過氣來。

趙：老楊哥！今年可以透一透啦！

楊：（唱「長腔」）

今年收成雖然好，
窮人還是無希望，
祇有了財主人，
千石穀子堆滿倉。
年年積欠租和賬，
看上去，一生一世還不清爽。

趙：（唱「長腔」）

到啥山，砍啥柴，
老楊哥可以心寬放。
黃家這筆閻王賬，
總有一日還清爽。
喜兒年輕有志氣，
將來一定有望。

（喜兒發現大嬸穿針線老穿不上，就把剛吃完的麵湯碗放下，跑過去從大嬸手裏把針線和大

春的衣服接下來。）

喜：大嬸！我來吧！

趙：（笑望着大春和喜兒）嚟！老楊哥！說句老實話……

（唱「乾板」）

我一看見大春和喜兒，
時時刻刻心裏想：
大春是刻苦耐勞人品好，
又能孝順老親娘；
喜兒是聰明伶俐又能幹，
人人稱讚是個好姑娘。
我看提早結鴛鴦，
兩家人家併一家，
有照應來有商量。

（喜兒怕羞地跑開了，大春也避開一邊。）

楊：（唱「乾板」）

老趙兄弟講得對，
我們早已有商量。
大春人品我中意，
大嬸也愛我姑娘。
恨只恨黃家租子逼得緊，
替喜兒做件衣裳都無法想。

趙：（唱「乾板」）

祇要孩子終身好，
簡單一點也無妨。

（對春）大春！

（對喜）喜兒！

媒人讓我大叔做，……

趙：（唱「乾板」）

大叔！媒人一定請你來幫忙。

我和大伯商量過，

要啥衣裳不衣裳，

但等明年開春後，

揀個日腳結成雙。

趙：（率直地）好好好！媒人準定是我。哈……（

嬉、楊相對微笑，旋轉頭看看春和喜。春、喜

相對無言。）老楊哥！大嬉！我先走啦！大

春！喜兒！記牢明年開春，媒人是大叔呀！

哈……

（趙漸漸走上橫堤，手裏挽着鞭子，嘴裏呼

着：「海水也有咆哮日，爲啥呀，窮人一世做

馬牛！」歌聲漸漸遠去。）

楊：（燃着旱烟，感慨地。）唉！老趙兄弟唱得真

對，「海水也有咆哮日」，我們窮人……真

是……

嬉：（收拾碗具）楊大伯！趙大叔常常說，窮人也

要有出頭的一天的。

楊：（邊說邊上堤）到那一天呢？唉……

（楊白勞走向田裏去了）

嬉：（跑到堤邊，向楊的去處。）楊大伯！田裏生

活弄好了，早一點回到屋裏來歇歇。

春：娘！我們田裏生活差不多了，你先回去吧！我

還要去幫楊大伯做一歇呢！

嬉：對呀！年輕小夥子多用一點力氣不要緊，叫大

伯多歇歇，我順便回到田裏去看看。

春：噢！

嬉：喜兒！田裏生活完了，早點回來啊！

喜：噢！

（王大嬉下）

（大春見娘走後，回頭望望喜兒，正巧喜兒也

在看他。喜兒急忙低下頭去，大春用鐮刀從樹

上摘下一對菓子，喜兒也正好把衣服補好遞給

大春。大春接過衣服，喜兒望了大春一眼，跑

上橫堤，拾起鐮刀，正想下堤到田裏去，……）

（遠處，一陣驟蹄聲，由遠而近。黃世仁匆匆

上，賊忒嘻嘻地盯住喜兒；穆仁智帶着隨從甲

乙匆匆上。）

穆：少東家！少東家！（見情形，笑着。）噢！少

東家原來……嘻……

黃：老穆！這姑娘是……

穆：是喜兒。佃戶楊白勞的姑娘。嚙……

黃：噢！是喜兒！沒有想到已經長得像大人了！（

貪婪地向喜兒上下打量，一邊抽出手絹來抹着口水。）

（唱「數板」）

我看喜兒，生得登樣，
不胖不瘦，不短不長。

嗆人福氣，討作妻房，
做人一世，才有福享，

嘿！才有福享。

（黃世仁用手去摸喜兒的臉，喜兒憤怒地摔開他，避到大春的身後。大春挺身向前。）

春：（耐不住）嚙！

黃：（一驚）啊！

春：你這樣賊頭狗腦的調戲人家姑娘，你是人還是畜牲？

黃：（惱羞成怒）啊！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想造反啦？

（黃世仁舉手打大春的耳光，反被大春一把握住，摔開。）

黃：啊！反啦！反啦！開槍！

（隨從甲、乙，朝天開了兩槍，喜兒急護着大

春。）

（在田裏的楊白勞和走在路上的王大嬸早就看見了黃世仁的舉動，急急奔過來。）

黃：老穆！這小子是嗆人？

穆：他叫王大春，也是種少東家的田的。

黃：（更張牙舞爪地示意隨從）來！帶他走！……

（隨從們上前欲拖春，楊見勢不妙，急奔上前。）

楊：少東家！年輕人有啥得罪你的地方，我來向你陪個不是。

黃：（耀武揚威地）楊白勞！這小子是你嗆人？

楊：（望望春）是我的鄰舍，是我的鄰舍。

黃：好極了！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叫你鄰舍來頂撞我！

楊：少東家！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

黃：（威脅地）好！我現在不和你多講，你先拿欠我的租，借我的銅錢，還有利息，算一算，統統還給我。哼！

楊：（詫異地）少東家！還租還債不在這個時候呀！

黃：（眼珠一彈）不可以！我要你啥時候還，你就得啥時候還。（向穆）老穆！替他算一算。

穆：（也上前央求）少東家！你就高抬貴手吧！

（隨從立即把嘴推開）

楊：是呀！少東家，現在那能還呢？你看，收成還在田裏呢。求你老人家再放過一趟吧。

穆：（望了望喜兒，示意給黃。）少東家！我看老楊人倒還老實，你老人家現在要他統統還清，的確是捨難事情。（故意地）嘻嘻！我來求個情，你就寬放他到今年年底再還清吧！

黃：不可以！不可以！

楊：少東家！穆先生……

穆：少東家！這一次就讓我來討個情吧！讓我來做個保，你就……（再示意給黃）嘻嘻……

黃：（眼珠一轉）哼！你做保？好啊！只要你保得了。（對楊）楊白勞！聽見哦？既然穆先生肯替你做保，就放過你這一次，但是到今年年底，一定要還清。

楊：好好！多謝少東家！多謝穆先生！

黃：（吆喝地）我們走！（帶着穆等下。但仍不斷地、賊頭狗腦地回過頭來望喜兒。）

穆：（返身對楊）喂！老楊呀！到了今年年底，不要給我做難人呀！

楊：穆先生！我一定想辦法把今年的租，還有一年的利息，到今年年底還清。

穆：（鼻子裏應了一聲「噫」！）……（急下）
（驢車聲漸漸遠去）

春：（憤憤地）畜牲！

楊：（一想之後，着急起來。）年底！……唉！年底又怎麼辦呢？

喜：爹！

楊：（安慰地）楊大伯！你不要着急，等大叔講過，「到啥山，砍啥柴」，我們大家來想想辦法吧！
楊：（沉重地，自言自語。）大嬸雖然說得對，可是今年的收成，還了租，又拿啥去還舊債呵！

春：（唱「緊乾板」）

大伯不必心裏急，
大春上山砍柴賣。

楊：（唱「緊乾板」）

此地樹木黃家有，
不許窮人來砍柴。

春：（唱「緊乾板」）

此地樹木不能砍，
大春跑出十里外，
翻過山，越過嶺，
荒山野地砍野柴。

喜：（唱「緊乾板」）

我跟大春一道去，
荒山野地去砍柴，
熱辛吃苦到年底，

還清黃家閻王債。

大嬸：（唱「緊乾板」）

大嬸也能幫助你，

紡點粗紗上街賣。

窮人也有急辦法，

拚拚湊湊還清債。

楊大伯！大家一道熬過這一關吧！

楊：（沉思一下，自言自語地）讓大春、喜兒去砍

野柴；大嬸紡粗紗來幫我忙；（感到有些希

望）對！

（唱「陽血甩腔」）

我自己也能磨豆腐，

大家熬過這一關吧！

（燈漸暗，幕漸落）

第二場

時：離第一場的四月後，農曆大除夕。

景：城郊，二道幕外，路旁枯樹數枝。

（幕啓）北風甚緊，天將下雪，穆仁智肩上搭

着搭連袋，手裏提着燈籠上。燈籠上有「積善

堂黃」字樣。

穆：（唱「數板」）

今朝大年三十夜，

家家戶戶過年忙。

我，穆仁智，

是黃家賬房，

看見財主篤篤拜，

看見佃戶踢半旁。

今朝東家吩咐我，

楊白勞屋裏跑一遭，

討債還是「帶頭戲」，

另外爲了事一樁，

東家定下妙籠計，

楊白勞一定會上當，

嗨嗨！會上當。

（穆大搖大擺地下）

（風刮得更緊，雪花飄着。楊白勞肩挑着空豆腐担上。）

（唱「陽血」）

十里風雪一片白，

黃家還債跑一逮。

（幕裏大春在高喊着：「楊大伯！楊大伯！」

楊聞聲旋轉頭，望見大春手裏拿着扁担，急急

奔來。）

春：（一面喘氣，一面笑嘻嘻地。）楊大伯！豆腐

賣完了嗎？

楊：大春！賣完了。我正想到黃家去一趟，省得他們派人上門來討債。

春：（找出了一個錢包給楊）大伯！一些零碎銅錫，是我剛剛賣柴賣下來的，你拿去，不夠的時候也好湊湊。

楊：大春！這四個月來，辛苦了你們娘倆了，大年三十，你還去砍柴，（感動地）真是……

春：大伯！不要這樣，這一點辛苦算得了啥，還了黃家的債，大家都高興囉。這點零碎銅錫你還是拿去吧！

楊：不！我已經湊齊了，好得今年的租子已經繳過了，只少一筆利息，我現在已經湊了六塊半，頂上今年的利息，足夠啦！這銅錫你留着過年用吧！

春：（想了一想）大伯！那麼我再到鎮上去買點肉來，包頓餃子吃，大家快快活活過個年。……

楊：（望着天）風雪這樣大，我看不必了吧！

春：（天真地）不要緊，大伯！你的豆腐担讓我給你帶回去吧！

楊：好好……（想起）噢！大春！（從袋中摸出一個紙包給春）你給我吧這包紅頭繩帶去給喜兒，你對她講，我還了債就回來。

春：好！那末你早點回來，我們等着你吃餃子！（

接過空豆腐担匆匆下）

（穆仁智上，老遠就看見了楊。）

穆：（高喊）老楊！（楊站住。穆走近）

老楊！你上那裏去了？害我尋到你屋裏，你屋裏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楊：唔！穆先生！尋我有啥事情？

穆：老楊！你怎麼忘記了，我給你做的保？

楊：噢！我怎麼會忘記呢，我是要到黃家去啊！

穆：（出乎意料，頓吃一驚。）噢！去還債嗎？

楊：是啊！

穆：（帶點失望、惱怒）那末好，走吧！（幕急下）

第三場

時：緊接前場。

景：黃家客廳的偏房，飯桌上燃着高台紅燭，並有一疊疊的賬簿，以及算盤、文房四寶，另一旁屏風下有一張披着虎皮的靠背椅子。

（幕啓）幕後一片歡笑、猜拳聲，相夾着隱隱約約的過年鑼鼓聲。

黃世仁帶着微醉的怪相，幕內大搖大擺地踱了出來，一面用牙籤剔着牙齒。

黃：（唱「跳板」）

花天酒地過年夜，
廳前堂後笑哈哈。

黃糧穀子滿倉屋，
獨霸一方算黃家。

（向內高喊）來人啊！

（大升端着茶杯、手巾上）

升：（打扞）少東家！（遞茶及手巾）

黃：（鼻聲答應）嗯！（用茶嗽口）大升！你先下去，對老太太講，我有些頭痛，請老太太陪陪客人。

升：是！（下）

（幕裏穆仁智的聲音：「老楊！你在外面等一等」。說着就上。）

穆：（向黃打扞）少東家！老楊來啦！

黃：噢！叫他進來。

穆：（鬼鬼祟祟地）噯！我說少東家！雖然老楊來了，可是你要另外出主意啊！

黃：（驚奇）噢！爲啥？

穆：（輕聲）老楊今朝來，有了準備啦！

黃：（急問）莫非他帶了銅鏰來還債？

穆：噫！

黃：（眼珠一轉）老穆！有辦法……（耳語了一陣）不下一點辣手是不成功的。

穆：（會意）對對！

黃：那末現在就叫他進來。（坐在賬桌上，架子十足地亂翻賬簿。）

穆：是！……（走到門口招呼楊）老楊！來來來，跟我進來見少東家。

（楊白勞隨着穆仁智上）

黃：（假客氣）老楊！請坐啊！怎麼樣，今朝是大年三十夜，屋裏年貨備好沒？

楊：少東家！窮人不能和財主人比，不瞞你說，已經好幾天不動烟火啦！

穆：老楊！何必在此哭窮呢？少東家不是外頭人，難道還不明白嗎？

黃：是啊！你屋裏不寬裕我一向曉得，但是今年的收成還不差啊！

楊：（很苦悶的應了一句）噯！今年的年成是比往年好一點。

黃：所以特地叫穆先生請你來，你欠我的租子、銅鏰，還有利息……又要麻煩你啦！（翻賬簿）老楊！你種我五畝地，去年欠陳賬五斗租，今年的租你雖然交過，但是還有一斗七升半零頭，沒有結過……

穆：（急忙亂撥算盤珠，嘴裏唸着數目。）五加五，二五得十，……

黃：還有你欠我的銅鑼，你總記得。我爹在世的時候，你老婆死，買棺材借大洋五元；前年你有病，又來借一元半，從來沒有還清過。當時講明五分利，利上加利，一共是……（向穆暗示）

穆：（會意，亂撥算盤珠。）噢！利上加利，一共是七十四元九角，九退一還一，一共是大洋二十五元五角，租子一石五斗。（向楊）是哦？（頓吃一驚）啊！……（自語）利上加利？（呆住）

黃：（得意地）怎麼樣？老楊！統統帶來了嗎？穆：（故意地）少東家！剛剛我到老楊屋裏去，他本來是要到此地來還債啊！

黃：噢！那好呀！老楊！就請拿出來吧！

楊：（把布包裏的錢拿出來，由穆遞給黃。）

黃：（點數目）啊！只有六元半！

楊：六元半來付利息總差不多啦！……

黃：（把錢向桌上一丟，陰險地。）老楊！你弄錯了，單還利息，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啊？

楊：少東家！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我……

黃：要你本利一道還清。（給賬簿他看）你看，黑筆落在白紙上，今天是大年三十夜，這筆賬非還不可。你要是如數帶來，當面交清，立刻拿

賬一筆勾清；要是沒有帶來，趕快趁早去想辦法。

楊：少東家！你以前也沒有說要我本利一道還清，現在要我如數還清，我啥地方來的錢呢？

黃：（帶着猙獰的笑）或者煩勞穆先生陪你到外面去想想法子呀！……

穆：（搶言）對呀！假使要我跑腿，我倒亦情願。

老楊！怎麼樣？

楊：少東家！我這個窮老頭子，又沒有高門親友，如今叫我到啥地方去想辦法。就是這六元半洋銀，窮人已經是不容易掙來呀！少東家！你就原諒點吧！

黃：（唱「三角板」）

有錢走遍天下路，
無錢寸步都難跑。

要我原諒極容易，
現在倒有路一條。

楊：（急問）是什麼路呀？少東家！

黃：（陰笑）這條路末……（示意穆）

穆：（趁勢）（唱「三角板」）

老楊！打開天窗說亮話，
這條道路非常好，
只要把喜兒作抵押，

所有欠債一筆勾消。

楊：（如晴天霹靂）啊！……

黃：（陰笑）嗯……

穆：老楊！少東家特別開恩，你懂哦？

楊：（唱「快板」）

猛聽得，要將喜兒來抵押，
好比是，冷水澆我頭頂心。

欠你債，還你債，
要我喜兒不答應！

黃：（唱「三角板」）

發話叫你少要說，
快將主意來打定，
有銀就把債務還，
無銀就把喜兒送進黃家門。

楊：（惶恐地）不！……不能啊！……不能啊！

黃：（威脅地）嗯？

穆：（奴才相）噯！老楊！少東家是一片好心，完全是在爲你打算呀！你倒反轉來想想，喜兒到此地黃府裏來，還不是享福嗎？以後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衣來伸手，飯來開口，總要比跟你這個沒有出息的窮爺要好得多啦！我看你不要三心兩意，這是一舉兩得，真是何樂而不爲呢？

楊：（斷續地）少東家！穆先生！喜兒……是我的命啊！……孤老頭子……帶她大不容易啊！

……你們看……我這把年紀，我實在不能離開

她呀！……

黃：（掙掙）哼！少發話。現在兩條路讓你自己

揀，還是交人，還是還賬？

穆：老楊！你想想，到底那一樁合算？

楊：（發抖）我！我拚了這條老命，也不能把喜兒

抵押啊！

黃：（其勢汹汹）老穆！不要對他多囑囑，趕快寫

張文書，叫他明朝送人來！（怒下）

楊：（奔去攔住黃）少東家！少東家！你不能這樣

做……

黃：去！（把楊推開，揚長入內。）

穆：（去拉楊）噯！算了吧！等我把文書寫好，你

來打個手印，事情不是就完了嗎？

楊：（狂呼）你們不能這樣做……

（唱「快板」）

要打手印不答應，

不能將我喜兒交。

我佃戶做了一輩子，

如此收場想不到。

我一生只有一個獨養因。

離開喜兒我活不了。

穆：（唱「快三角板」）

管你活得了來活不了，

欠了租賬總要交。

這條法律黃家訂，

勸你還是識相好。

啥人叫你欠了債，

啥人叫你窮到老？

楊：（氣憤地）好……我……我和你們一道尋個地方去評理……（欲衝出去）

穆：站住！……評理？……嘿！……口氣倒不小哇！

啥地方去評理？老實告訴你，縣長是少東家的親眷，此地就是衙門，你再到啥地方去評理？簡直在做夢！

楊：難道這世界就是你們的嗎？

穆：老楊啊！不要再糊塗啦！臂膀碰不過大腿，雞蛋不過石頭，難道你不懂嗎？我看還是少找點麻煩吧，在文書上打個手印，就保險你過太平日子。（自顧寫文書）

楊：（半求半阻地）穆先生！……你……你……

（黃山內急上）

黃：（氣汹汹）嗨！你想怎麼樣？楊白勞！我告訴你，今天你答應是答應，不答應，也要答應。

（對穆）老穆！文書寫好，叫他打手印！

楊：啊……（迷惘）

穆：（已把文書寫好）少東家！我來哈一遍你聽：

「立約人楊白勞，因欠東家租子一石五斗，大洋十九元，因家窮無力償還，願將親生女兒賣給黃家，以人頂債，兩相情願，決不翻悔，空口無憑，立約為證。立約人黃世仁、楊白勞，中人穆仁智。」好啦！老楊！說話為空，落筆為實。來來來，打個手印吧！

楊：（向穆）穆先生！不能！不能！……（奔向黃）

少東家！我不能打！我不能打呀！

（威脅地）你不打？好！老穆！快叫劉三把他抓起來，送到縣衙門去！

穆：（做好做歹地）老楊！識相點吧！……（急去拉楊的手）來來來，快來打個手印算啦……（強拉楊打手印）

楊：（看見自己手上的墨跡，驚惶而無力。）啊！……（倒地）

穆：（陰笑）嘿嘿嘿！一個手印，還了幾十年的賬。（把文書給黃）

黃：（示意穆，叫他摸摸楊，是否死去。）

穆：（以手摸楊的呼吸）還好！還有氣。

黃：（冷笑）楊白勞！可以回去啦，不要登在此地

裝死。(拉穆，輕聲地。)噯！老穆！明朝一早多帶幾個人去，不要給他賴了，當心落個人財兩空。

穆：噯！。

黃：呼！殺不了窮漢，當不了富翁，弄不了楊白勞，就得不到喜兒。來人啊！(隨從甲、乙急上)

黃：把他拖出去！

乙甲：噯！(架起楊往外拖)

(幕急下)

第四場

時：緊接前一場。

景：黃家大牆門外。

(幕啓)風雪交加，楊白勞敲了一陣黃家大牆門的門環，倒在地上又爬起。

楊：(唱「離魂調」)

老天殺人不用刀，真可惱，
偏偏殺我，窮老頭子，楊白勞。

喜兒是我好寶貝，難離開，
正月初三，她與大春，配成對。

(夾白)黃世仁啊！

惡賊！寧可要我命，要我命！

奪我喜兒，奪我喜兒，我不答應！

(楊使足勁道，預備用全身去撞門，可是一陣風雪，向楊撲來，楊不支，倒在雪地里。)

(趙大叔手裏提酒壺及肉簾急急上)

趙：(唱「快板」)

朔風凜凜如虎嘯，

十家燈火幾家照。

我鎮上沾了幾兩酒，

去尋老友楊白勞，

彼此談談知心話，

快快活活飲一宵。

遠遠望見一個人，

倒在雪中爲那條？

(急忙上前，俯身察看。)啊！……是老楊

哥？……(急喚)！老楊哥！醒醒！老楊

哥！醒醒啊！

楊：(迷糊地)是啥人？

趙：(把楊扶起)我是老趙啊！……老楊哥！你怎

麼啦？……

楊：我……我……(又倒了下去，手指發着抖，指

向黃家的牆門。……財……主……人……

趙：(又把他扶起)又是受了財主人家的氣嗎？唉！

風雪越來越大了，我們還是回轉去購吧！今朝

我要到你家去守歲，年初三我還要吃大春、喜兒的喜酒呢！

楊：啊！……喜兒……

趙：（不解其意）喜兒怎麼樣，喜兒不是在屋裏嗎？

楊：（如癡似醉地）喜兒在屋裏！……

趙：噫！快走！同轉去痛痛快快談一談。（攙楊走）

（幕漸下）

第五場

時：差不多與前場同時開始，並緊接前場。

景：楊白勞家。屋內有破舊的炕、灶、桌、凳，因為過年，又是將近喜兒的婚期，因此收拾得較整潔。

（幕啓）屋內桌上點着油盞，屋外風雪交加。喜兒靜靜地坐下來烤火，一陣大風，把門吹開，她以為是爹回來了，她急奔到門口向外一望，見無人，又把門門上。

喜：（唱「四大景調」）

北風吹，雪花飄，

雪花飄，雪花飄，

北風吹，雪花飄，

雪花飄，雪花飄，

（剪紙鳥）

一張紅紙，剪了兩隻鳥，

鴛鴦相對多麼好！

一張紅紙，剪了兩隻鳥，

鴛鴦相對，多麼要好！

紙鳥配得巧，兩個心一條，

朝朝暮暮兩相好；

紙鳥配得巧，兩個心一條，

朝朝暮暮兩相好。

（喜兒把紙鳥貼在窗上）

（大春上，一手提着肉，一頭挑着空豆腐担，在門外喊着：「喜兒！」）

（喜兒聞聲忙去開門，大春進來，放下豆腐担。）

喜：大春！從鎖上來嗎？

春：我在鎖上賣了柴回來，路上碰着楊大伯，他到黃家去還債了。（換出了紅頭繩紙包）喜兒！

這是楊大伯叫我帶回來給你的。（給喜）

喜：（接紙包拆看）是紅頭繩！（含羞地低下頭）

春：（又換出了一朵紅絨花，很不好意思地。）還有我……（遞給喜）

（喜不肯接，春把花放在桌上。）

春：（向屋內打量了一下）喜兒！我走啦！

喜：（輕聲地）坐一歇囉！

春：我把肉拿回去叫娘包餃子，等大伯回來，大家

高高興興過個年。（自己開門，提着笸下。）

（喜兒默無一言的目送大春走後，開門又門上，一手拿着頭繩、絨花，一手拿了鏡子、木梳，坐下來梳紮。）

喜：（唱「進花園調」）

富家姑娘講穿戴，

我爹無錢不能買，

扯了兩尺紅頭繩，

對着鏡子紮起來。

紮起來呀，紮起來，

我的心裡真正喜愛。

風捲雪花在門外，

鏡子裡面鮮花開，

鮮花開在心頭上，

年年月月開不败。

開不败呀開不败，

我的心裡真正喜愛。

（紮頭繩）

小小絨花我喜愛，

大春給我買回來。

（把絨花插在髮上，再用鏡子照看，含羞地把

頭低下，雙手捧着熱紅的臉。）

（王大嬸上，在門外喊着：「喜兒！開門！」）

喜：（開聲）噯！來啦！……（忙把絨花、頭繩解

了下來，去開門，嬸進來。）大嬸！

嬸：（一邊拍着身上的雪）喜兒！你爹還沒有回來

嗎？

喜：噯！大嬸，你坐啊！

嬸：（看見桌上的頭繩、絨花）喜兒！你在梳妝

嗎？來！大嬸給你梳。（拉喜兒坐下，給她梳

髮。）

喜：（笑着不語）

嬸：喜兒！餃子包好了，等你爹回來，我們快快活

活過個年。

喜：大嬸！我爹到黃家去還債，怎麼還不回來？

嬸：不要急，我看看會回來的。

（趙大叔扶着楊白勞上。趙高喊着：「喜兒！

開門！」）

喜：來啦！（開門）爹……趙大叔！……

（又門上門）

嬸：楊大伯！大叔！

楊：大嬸！你也在這地？

嬸：等你回來吃餃子。大伯！你陪大叔烤一歇火，

我去端餃子來，我們大家快快活活過一個窮年

吧！

（楊似未聽見的樣子）

趙：老楊哥！大嬸要我們一起吃餃子啊！哈……

楊：（強作鎮靜）啊……喔……好……

喜：唉！你到黃家還債，銅銅够哦？

楊：唉！他要我本利一起還清，我還不起，他就……

喜：（同急問）他就怎麼樣？

楊：他要我……（只得支吾）不……他要我向多磕幾個頭，總算沒有拿我怎樣，就放我回來了……

喜：爹！是真的？（伏在楊的膝下）

楊：（痛苦地）是真的，喜兒！（似乎是自言自語）爹還會騙你嗎？

嬌：這就好了，謝天謝地。喜兒！來！同大嬸一道去端餃子。

喜：噢！

（嬌同喜下）

楊：（突然地）喜兒！喜兒！

趙：老楊哥！做啥大驚小怪？

楊：喜兒……

趙：喜兒跟大嬸去端餃子啦！

楊：唔……（壓制自己，平靜下來。）

趙：老楊哥！

（唱「長腔」）

今年過年有餃子吃，

大家心裏都歡喜。

我還沾了幾兩酒，

老楊哥！高高興興過個年。

來來來！先來喝酒吧！（到灶上拿了兩個杯子，坐下斟酒。）噢！老楊哥！有沒有過酒菜啊？

楊：有！灶上還有半罈鹹菜。（到灶上拿了一個罈，放在桌上。）

趙：（看罈內）啊呀！老楊哥！這是鹽漬，要吃死人的呀！還是讓我來拿。（去換了一個罈，又坐下，邊喝邊談。）

（唱「乾板」）

老楊哥！剛剛你倒在雪地裏，

究竟爲了啥事體？

楊：（楞了一楞）噢……沒啥……（想說）老

趙：……（又嚥住）

（唱「乾板」）

老楊哥有話儘管講，
不要悶在肚皮裏。